

國際時事叢刊

第二輯

民族平等論

威爾基著



第一種

W 689

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編譯
文通書局印行

國際時事叢刊第二輯第一

威爾基等著

民族平等論

中宣部國際宣傳處編譯
交通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元月初版

國際時事叢刊
第二輯第一種

民族平等論一冊

每部定價國幣一元一角

編譯者

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

發行人

華問渠

印刷所

貴陽松山路七十一號
文通書局

發行所

貴陽中華路五一二號
文通書局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弁言

世界本無所輯美國者政治家與政論家的幾篇文章，都有一個共同的見解，他們認為勝利，排定人類永久和平的基礎。全世界民族都須自由平等，本為我國主權的一部分主張，現在美國作家也有這種認識了。而且今年十月，美英蘇等西方國家的政府，相繼宣佈廢棄在華特權，這是實現民族平等具體步驟的開始。美等國政府的行動，以及這些美國作家的論調，都是值得我們欣喜而注意的。

編者 民國三十一年民族復興節

SWF 22/12

「我說爲欲和平，世界必須完全自由，我同時報告各位，在這方面現已開始偉大的步驟，向前邁進，非任何人所能遏阻，當然更不是希特勒所能破壞的。全世界的人類在物質上，智慧上，精神上，正在前進。東歐及亞洲無數的人類，經過了數世紀愚昧與盲目的驅使，現在已如大夢初醒。從前的恐怖已不再能威嚇他們。他們不再甘心做西洋剝削者的東方奴隸。他們開始知道，全世界人類的福利，有賴於互助與互利。他們已立定決心，在他們之間，同時在國與國間，決不能再有帝國主義的地位。在許多草棚土堡之間，挺立一座高堂大廈，已不再有它盛氣凌人的威勢了。」

威爾基

目錄

威爾基：全世界民族皆須自由平等	一
姜白林：帝國主義的沒落	111
賽珍珠：破除種族觀念	110
克拉波爾：確定我們亞洲的作戰目標	119
裴斐：東南亞諸國的將來地位	131
裴斐：美國在遠東的任務	四七
史諾：解放亞洲的殖民地	六〇
李普曼：英語國家的前途	六五

全世界民族皆須自由平等

威靈基氏向英國全國民衆廣播文，載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先鋒論壇報

數月以前，我曾向想起，如能歷訪若干與此次戰爭有重大關係的民族，則對於整個戰局或許有所貢獻。我想到自去看他們。我想在他們的戰場上與他們談話。我對於那些尚未決定行動的國家，並且想跟他們的領袖與國民作一些開誠坦率的討論。

在戰時，自由自然先要得到當局的許可。所以我請求總統准許我到中東、蘇聯及中國去訪問。我想以國民的私人資格前往，正像過去當英國勇敢地捍衛著世界的自由陣線，獨自對抗希特勒的時候，我去訪問一樣。總統答應了我。並且要求我替他担任若干特殊的任務，我也欣然接受了。

我們雙方都有明白的瞭解，除了他交給我的特殊任務之外，我不受什麼拘牽。我在國外及歸國之後，可以自由發表意見。過去兩個月來，我曾對全世界無數的人們說話。我到處使人明白我是代表著自由國家的一個國民，一個與總統親厚的黨員，說得更明白一點，也就是一九四〇年總統的競選者。我此次遠行，帶的是一架西引引擎一式的轟炸機，該機原已改作運輸機用，由技術特別精良的英國皇家航空人員駕駛，我一切私人的化費都由自己贖付。如果我有暇將此行的種種，寫成較長的文章，則稿費或版稅所得，將由我支配，捐給各種有助我作戰目標的戰時救濟團體。

我所以要說明上面的點點，因為民主國家的國民，有知道這些情形的權利。今晚，我以一個祇關心國家福利的美國國民地位，向你們報告，和歸納我的結論，我並且覺得非常自傲，因為我祇對我的同胞負責。

我對於世界很少國與國間唇齒相依的觀念，過去若有絲毫的疑慮，則此行將這種疑慮完全打消了。我共經三萬一千英里的路程，表面上似乎非常遙遠。可是我整個的印象，覺得國與國間相距並不遙遠而是非常接近。

最顯著的一個事實，即為這樣長的距離，我們在途中飛行的時間，祇有一百六十小時，我們在路上，每天大都飛行八小時至十小時，這就是說，在我四十九日出國的時間，約有三十天在地面完成我的任務。

我覺得我歸國的路程，最足以證明現代的發明已打開了新世界。我們於十月九日離開成都，在中國境內飛行約有一千英里，橫渡廣大的戈壁沙漠，外蒙，越過一千英里的西伯利亞境，跨白令海峽，整個阿拉斯加及加拿大，於十月十三日安抵美國，中間祇有四天的工夫。

我告訴你們：世界上不再有遙遠的地方了。遠東無數的人民，與我們的距離，不過像從洛杉磯到特別快車到紐約的距離。我不能不相信到了將來，對於他們有關係的事情，對於我們也有同樣的關係，正像加利福尼亞人民的問題，等於是紐約人民的問題。

以後我們的思想，我們的計劃，必須從整個世界着眼。現在不僅從地圖上看，世界已經縮小了，從人們思想上看也是如此。世界上有無數的人類懷抱着相同的思想，好像他們居住在一個城市中一樣。

。在這思想之中，我可以毫不遲疑地舉出一個對世界有重大意義的來：就是全世界都以敬愛與希

冀的情緒，瞻望我們這個國家。

凡我所見過及過話的人們，不論是巴西拿塔爾或白里姆的居民，或是頭上頂着物品的尼加里人，或是薩摩亞的主及酋相，或是巴格達德離有帷幕的婦女，或是今稱伊朗，古爲波斯的一個鐵地毯上人，或是離我中西部城市的安哥拉街道間的亞塔拖克人，或是筋骨強勁，堅毅的俄國工廠工人，甚至史達林本人，或是中國偉大農委員長的夫人，或是中國前線的一個士兵，或是西伯利亞邊境，頭帶皮帽，蓄林間的一個獵人——凡與我接談過的人，我發現他們都有共同的情緒，就是對美國寄托着深厚的友誼。

他們每一個人，對美國都有親愛稠膩的好意。我給各位帶歸一個毫不含糊的重要消息：今日的世界對於你們，也是對於美國國民，蘊蓄着無窮友愛的泉源。

這種友愛的情緒造成，自有許多因素。其中首領者常推許多美國國民，尤其是教會人士，在世界各地建立了醫院及大小學府，許多古舊國家的新領袖，如伊拉克，土耳其及中國不少重要人物，都曾受過那些爲教育而教育的美國教師的指導。際此艱難困苦の時會，他們所造成的對美友誼，給我們以很大的裨益。

還有那些美國的先驅者，他們開闢新的道路，新的鐵路，新的航線，也像銀行裏的存款那樣，給我們積儲了外國的友誼，他們使全世界認識我們美國是將物資與思想往外輸送的國家，而且輸送得非常迅速。大家都喜歡我們如此，於是誰都敬愛我們。

我們的電影對於締結友誼，也有很大的貢獻。美國的電影在全世界開映，各國的國民，人人可以親眼看見我們的行動，聽見我們的語言。從拿塔爾到重慶，處處有人問到我有關美國電影明星的問題，不論是女店員，給我送咖啡的女侍者，與皇后及國務總理的太太們問得一樣熱心。此外更有不少成是海外友情的因素。不歸業已工業化或尚未工業化的國家，誰都欽佩我美國工人的抱負與成就，這是他們所盼名已久，而渴欲效法的。美國的工業和其他企業亦為各國所敬仰。我所經各國，差不多都有美國工程師所建設的堤閘或水利工程，以及碼頭港口與工廠。我發現他們之喜歡我們的工作，不僅因為使他們的生活便利與富裕，並且因為我們以事實證明，美國企業，不像其他的工業先進國那樣，我們並不帶有政治或帝國主義的野心。

我在許多地方發現了可怕的帝國主義的跡象。我們與帝國主義絲毫不發生關係的事實，使人們贊成美國，其程度遠超過我的想像。我驚奇地發現世界各國的國民，是如此銳敏地瞭解美國，在任何地方在任何國家，都不想統治別的民族或取得特權。

世界上人人都知道美國對他們沒有包藏禍心的陰謀，就是我們過去不問世事退縮到名不副實的自衛中，也並沒有危害別人的用意。牠們並且知道，現在美國是參戰了，但並非爲了私利，爲了掠奪，爲了土地，爲了獲得對於別民族的統治權而參戰的。舉世對美國的友誼，我以爲這是最簡單最重要的理由。

聯清這種友誼的存在，是我們這時代最大的政治因素。際茲人類找尋自由與正義的時會，我們必須利用它來團結全世界的民族，我們必須傳播這種友誼，俾人人抱有信心，與我們共同工作，共

向那巨大的惡勢力陣門，那種惡勢力滿心的想摧毀我們一切的立場。保持這種友誼的寶藏，是一種神聖的義務，不僅爲了滿足全世界人類的希望，並且如此方能不辜負在世界各戰場作戰的我們的後輩。因爲在這個寶藏裏的泉源是純潔的，是神聖的，自由的泉源。

我給各位帶來一個保證，這種友誼的寶藏，確乎存在。我同時警告你們，這寶藏有着滲漏的裂痕，非常危險的滲漏。滲漏之處非常多，經常地從裂縫窟窿中滲漏出去。這種窟窿並不是希特勒造成的。是我們所造成的，我們自己在這無價的寶藏上製造了裂痕。因爲這寶藏之得以存在，完全建築在別國對我們的信任，信任我們目標的光明正大，信任我們待人接物的正直無私，以及我們說得到做得到的能力。我們許下了很多諾言，但這種諾言有多少是履行了的呢？

即以重要的軍火生產一事而論。大家曉得我們是世界最大的工業國家。但我們輸送給我所訪問諸國的軍需品，不僅本身的數量很少，並且與世界戰爭的規模比較起來，實在少得可憐。

但也有例外。我曾看見美國的飛機與坦克，艱苦作戰，光榮地設敵效果。我曾看見船隻在作試探航線的工作，將來會供給世界以極有用處的運輸道路。我還看見美國的航空員，海員，工程師用他們勇敢的膽量，嫺熟的技術，開闢草萊，打通路線，以備日後等我們有了準備，把生產品運輸出去。

什麼時候才一切準備好呢？我以為全看我們與我們的領袖能否迅速轉變思想與行動，一切以攻勢爲目標，把守勢的動員變爲攻勢的動員。我有一個很有理由的判斷，認爲全國百分之四十的動員不能獲得勝利結果。在今晚許多聽衆之中，一定有很多人，如果他們知道了應當如何加緊工作，他們是願意加緊工作的。我們應當使我們的領袖給我們更多的工作。

我老實實告訴你們，假使我們繼續使盟邦失望，不能如他們的期望，不能履行我們的諾言，我們友誼的寶藏將變爲嫌怨之府。這個事實，我們不能一笑置之，也不能用新聞檢查來保守秘密。蘇聯五百萬的人民，中國五百萬的人民，已貢獻他們的生命於此次的戰爭。這兩個國家所犧牲的生命，數量比我們所有的軍隊還多。我們對不起他們，有更甚於口惠而實不至的事情。

我們並不確定地明白地宣佈我們的作戰目標，也不管每天在友誼的寶藏上自鑿罅隙。除了對亞洲及東歐盟邦保證他們的作戰目標之外，並且還須用事實證明，我們爲什麼打仗。蘇聯二萬萬的國民，中國四萬萬五千萬的國民，他們也像你我一樣的堂堂人類，他們對我們非常的懷感和期望，他們知道他們爲什麼作戰。但對於我們却並不十分明白。他們很多人讀過大西洋憲章。且不論是非，他們並不以此爲滿足。太平洋憲章呢？世界憲章呢？

他們的疑慮，在幾個簡單的問題中表現了出來：「是不是祇有爲西半球數千萬人民的一個憲章呢？是不是東方無數的人民就沒有這樣的憲章？如果自由對白種民族或西方世界是無價之寶，我們東方就沒有份嗎？」

許多人問我一個問題，這個問題差不多成了亞洲的徵象。印度問題怎麼樣？我沒有到印度去，今晚也不準備討論複雜的印度問題。但有一點我要報告你們。有一位很聰明的中國人告訴說道：「印度要求自由的問題擱在一邊，等待將來，在遠東喪失一般敬仰心者不是英國，而是美國。」

這位聰明朋友說這句話的時候，並沒有攻訐英國的在印帝國主義——或許你願意，稱之爲仁愛的帝國主義也可以。這位朋友他不相信有所謂仁愛的帝國主義的存在，但他也絕口不提，他不願告訴我

。由我再轉達各位，我們對印度問題的沉默，無形之中在東方對美友誼的寶藏上，深深地刻劃了傷痕。現在東方的人民，是否願意重視我們，很可懷疑。由於我國政府對印度問題，袖手旁觀的態度，他們很難斷定，到了戰後，我們對於東方其他數萬萬民族的問題，是否仍舊這樣的擱置兩可。由於我們措詞的含混模糊，他們沒有法子肯定美國是否真正堅守着爲自由而戰的立場，他們很誠懇地說，我們對於自由二字，究竟作怎樣的解釋。

在非洲，在中東，在阿拉伯諸國，在中國，以及整個的遠東，自由的意義是有規律而有計劃地廢棄殖民制度。我可以向各位斷言，這是不折不扣的實情。我可以向各位斷言，任何民族由別的民族去統治這就，是自由，這也並不是我們參戰以圖保持的制度。

我有一點要聲明，請各位明白：我所說的並不是指自治領地位的自治聯邦。我所說的是殖民地制度。不論是什麼地方，什麼國家統治下的殖民地制度。我們美國人談起英帝國的時候，總嫌含糊隨便。我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，蓋龐大的世界上，已不再有英帝國的存在，有的是自治領地位的自由聯邦。英國的殖民地不過是該國的殘餘部份。我們要知道在各個自治聯邦之中，有無數的國民，大公無私地盡力地減少這種殘餘，增加自治聯邦以代替殖民地。我以爲最近史末資將軍在英國國會所發表的驚人演說，也是這個意思。

我們美國人也應該與英自治領各邦的國民，共同負起責任來，使全世界的殖民地都成爲自由的聯邦。此次殘酷無情的戰爭，是對我們的一個教訓，整個世界不得不在勝利與淪亡，自由與法西斯主義中作一選擇，並沒有所謂純粹的局部問題。

印地安人的問題。如果日本人佔領了這個大陸，我們將成爲失敗者。同樣的道理，菲律賓也是英國的問題。如果我們不能武力，按喉結舌，昇平後賓人以獨立，整個太平洋區將成爲失敗者。我們必須相信這種簡單的真理，毫不顧忌地高聲喊出來。祇有如此，方能凝聚全世界力量，推誠互信以從事戰爭，這是爭取真正和平所必要的條件。

日後將有許多棘手的问题。這種問題，因爲各個被統治地各個殖民地情形的不同而互有差別。並不是全世界的所有民族，頃刻之間都已獲得自由的準備都已具有保衛自由的能力。但他們却都需要一個自由的日期，以作努力的鵠的，並且須要一種保證，保證這日期的必能兌現。至於將來，他們並不要求我們去替他們解決問題。他們既不愚蠢，亦不懦怯。他們所要求者爲經濟與政治的合作，俾有解決他們問題的機會。因爲全世界的人民，不僅要求政治上獨意的自由，並且還要求着經濟上的進步。此外我們還有若干盲目的毀傷友誼寶藏的行爲，但這些比較易於補救。我們一向用半似無知，半似自大的態度去對待許多東歐及亞洲的民族，即爲其中之一。

我們的盟邦及可能成爲盟邦的國家，他們的領袖，都是些聰明睿智的大物，我可以略舉數人，如伊朗的國王，伊拉克的首相，土耳其的國務總理或外交部長，以及中國的最高統帥，他們瞭解今日的 world 大局，他們對將來懷抱着重要的理想。例如對於取締帝國主義的必要，解放世界一切民族，使自由成爲現實而不是口頭的空洞名詞。他們都一致同意。我並且覺得他們同時一致認爲美國對於世界問題的解決，能够且必須作偉大的貢獻。他們渴欲與美國的代表，立刻開始談判，共同努力，而且他們也確有這種能力。

但看看我們的政策，究竟是怎样一回事，我們往往沒有派遣適當的駐外代表，使他們有權討論這問題，採取實際行動去解決這種問題。

例如我們派赴蘇聯的特殊使節團，其中沒有一位有團員的身份，俾與史達林談判。上次該團在蘇聯的時候，竟由英國首相代我們發言。希臘與德黑蘭之間，有無數的阿拉伯民族，差不多有半打的國家，都有偉大的歷史與偉大的前途。可是當我途經該處的時候，發現在這一帶，我們並沒有派遣公使或大使在那裏。

我們腦子裏「第一等盟國」「第二等盟國」的觀念，必須根本掃除。我們對於盟國，應當一體派遣重要的人物代表，足以使他們毫不顧忌地把實在情形報告總統。

我此次在烽火之中，長途遠行，所有重要的結論，已大致報告過了。我告訴你們，我國極大的資產，也就是各國對美友誼的寶藏；我也告訴你們，我們在這寶藏上自露的破漏，我告訴你們若干真正的成就，同時也告訴你們許多失當的措置。你們或許要問，這種種的總結論如何呢？我想簡單的說一說。

我以為，在軍事方面，我們是能够勝利的。我相信我們有資源，人力及勇氣去戰勝。但單是軍事勝利還嫌不夠。

我現在有一個兒子在服兵役。我想諸位有子弟在服兵役的一定很多。當我以這個兒子與此行所見的一切相提並論的時候，我就絕對相信，單是軍事勝利還嫌不夠。日本軍閥的失敗，德國贖主主義者的崩潰，還不足以解決世界上的一切大問題。我們的奮鬥不僅要打到我們的敵人，而且要建立一個理

想的新世界，我們同時還要獲得和平。

若要獲得和平，我以為有下列三個重要事項：一，現在我們必須以全世界為基礎，計劃和平。二，世界上所有的國家，所有的大民，必須獲得政治與經濟的自由，這樣才有和平的存在。三，美國對於解放世界，維護和平，必須負起積極而有建設性的任務來。

我說和平計劃必須以全世界為基礎。我的意思就是乾乾脆脆要包括整個地球在內。各大洲各海洋不過是整個之中的一部分，正像我此次旅行從空中所看見的那樣。蘇聯，中國，埃及，敘利亞及土耳其，伊朗及伊拉克也是其中的一部分。除非整個世界奠定了和平的基礎，否則世界的各部分就無和平可言。

我說為欲和平，世界必須完全自由，我同時報告各位，在這方面現已開始偉大的步驟，向前邁進，非任何人所能遏阻，當然更不是希特勒所能破壞的。全世界的人類在物質上，智慧上，精神上，正在前進。東歐及亞洲無數的人類，經過了數世紀愚昧與盲目的服從，現在已如大夢初醒。從前的恐怖已不再能威嚇他們。他們不再甘心做西洋剝削者的東方奴隸，他們開始知道，全世界人類的福利，有賴於互助與互利，他們已立定決心，在他們之間，同時在國與國間，決不能再有帝國主義的地位。有許多軍閥土室之間，挺立一座高堂大廈已不再有它盛氣凌人的威勢了。

我們的西方國家，以及我們自認為優越的地位，現在正受着測驗。我們的天言不懈，不過使亞洲人齒冷。蘇聯，中國以及中東的國民，都已認識了他們自己的力量。他們漸漸知道未來世界若干問題的決定權，是握在他們手裏。他們而且抱定宗旨，這種決定權，將使每一國家從外族統治中解放出來。

，獲得經濟，社會及精神上發展的自由。

最後我說世界上的一切，都需要有自信力的美國積極參加，我不過轉達東方人民的一個邀請而已。他們願意美國參加他們偉大的建設工作。他們要我們跟他們協力創造一個新的社會，範圍廣及全球，糾正西方國家經濟的不公允，或東方國家的政治不上軌道。但在這一個鉅大的新合作中，他們要我們做一個不猶豫不畏怯而有效率的合作。在改良世界任何部分不公允現象的時候，要我們能毫不猶豫地大膽說話。

我們東方的盟國知道我們願傾所有的力量，從事戰爭。但他們希望我們現在，不是戰後，出全力以實現自由與正義。還有那些尚未參戰的國家，他們也同樣熱誠地等待我們接受這歷史的良機，出力建造一個新的世界，俾所有的人類，得到自由的鼓舞而生活與進步。